

韦力◎撰

書魂尋蹤

寻访藏书家之墓
Shu Hun Xun Zong Xun Fang Cang Shu Jia Zhi Mu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魂寻踪: 寻访藏书家之墓 / 韦力撰.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13-5857-1

I. ①书… II. ①韦… III. ①藏书家-介绍-中国 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6813 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官方微信

书 名 书魂寻踪: 寻访藏书家之墓

著 者 韦力 撰

责任编辑 王燕来

助理编辑 黄鑫

装帧设计  文化·邱特聪 [010-87896477]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nlc.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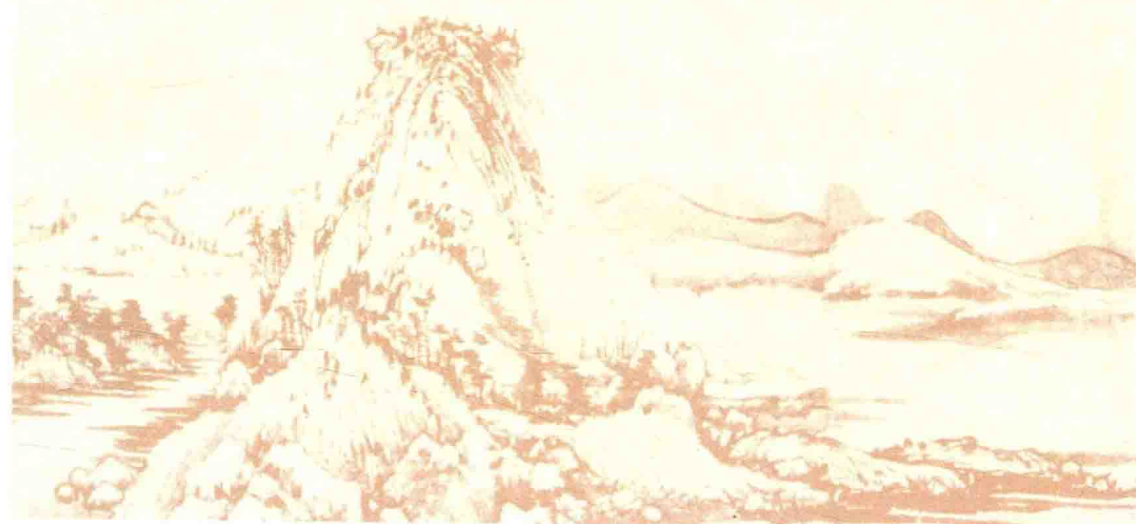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5857-1

定 价 68.00 元



历代的藏书家，为了不使古书消亡，苦心孤诣，倾其所有来保护典籍，可称得上是『费尽移山心力』。正因为有这些把典籍视若生命的藏书家，才使得华夏文明的历史，得以有详尽的文献佐证。





進士
大夫與部侍郎兼都
五級門下晚學生趙慎珍頓

授朝議大夫刑部
加四品頂帶前翰林院庶吉士
封奉人姚

景衛
師古
隆服子

大清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

目录

序 言

1

焚书台

8

刘德墓

14

刘向墓

20

班固墓

30

孙覿墓

36

郑樵墓

46

王应麟墓

56

解缙墓

64

李开先墓

70

范钦墓

78

陈第墓

86

朱国祚、朱彝尊墓

96

钱谦益、柳如是墓

106

祁彪佳墓

114

黄宗羲墓

120

吕留良墓

128

梅文鼎墓

138

王士禛墓

144

万斯同墓

154

全祖望墓

162

戴震墓

170

纪晓岚墓

180



姚鼎墓	190	李盛铎墓	298
郝懿行墓	200	罗振玉墓	306
黄丕烈墓	208	张钧衡墓	314
杨以增墓	216	傅增湘墓	320
翁心存、翁同龢墓	226	周子美墓	326
郑珍墓	234		
冯桂芬墓	240	后 记	334
曾国藩墓	248		
莫友芝墓	258		
陆心源墓	266		
黎庶昌墓	274		
杨守敬墓	282		
孙诒让墓	290		





序言

我喜欢读跟书有关的所有的书，不仅仅是书跋、书话或者读书录，即使是历代藏书家的书目也能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但我对这类书的喜爱却基本限于中国人所写的相关书，读外国人写的此类书，读来好像就没有那么兴奋，读完之后，甚至有些许的失落。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有句名言：“凡汉皆好。”就凭这一句，我觉得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程度比我高百倍。他是个域外人士，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东西都看出好来，这样的赞美高度，至少我说不出口，我多少觉得自己民族的历史还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我跟别人聊天时，也引用过内藤先生的这句名言，但我觉得自己在念叨他这句话时，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可惜我没有读过内藤先生写的书话，否则，一定能颠覆我对外国人写书跋的偏见。总之一句话，我还是喜欢中国人所写的关于书的书，而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所写的的这类书，我很难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喜爱。

究其原因，一者可能是所藏之书着眼点不同，书籍的流通史不同，致使产生的藏书观念也不同；二来更可能的原因，是翻译这些书的译者都不藏书。因为不藏书，使得他们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有着超然物外的客观冷静，按理来说，这应该是好的品质，可惜的是，这个好品质用在藏书这件事上却是一个致命伤。就藏书这件事而言，



无痴无佞之人绝不可能在藏书这条道上走出多远。既然藏书家是痴汉，那么他们写出的书话，也一定是痴语，但恰恰是这种痴人说梦似的真情，才能写出让同道人读来如痴如醉的书话。而翻译家，无论他们的外语水平和中文功底如何高超，也不论他们的翻译何等的信达雅，因为他们没有对书的痴情，这对翻译书话就成为了致命伤。

我对国内翻译外国人所写的书话的另一个不满，是译者对底本的选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心理，国内所译的几本书话，从内容上看，大多把藏书家视之为吸毒的瘾君子，把爱书之情深视为一种不可治愈的毒瘾，对藏书家因爱书而显现的种种独特行为，极尽嘲讽之能事，这让我读之十分不爽，并且越读心理越受打击，直至不忍卒读。

我承认，自己对古书，甚至任何古物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套用内藤先生的话来说，那就叫“凡古皆好”。我不知道黄丕烈前辈的“佞宋”，是否也源于他的佞古之心。反正我看到古书，尤其流传有绪的古本，在打开书卷的那一刻，心中的兴奋感非同道人绝难体会，完全可以用“妙处难与君说”来形容，尤其看到书里钤满历代藏书家的印章，那种朱墨粲然的美感，对我而言，绝对要超过欣赏《蒙娜丽莎》带来的震撼。比如宋版《金石录》几百年来的传奇



递藏，三十卷本的全书仅余其中的十卷，虽然是部残书，但因为全本未曾发现，故这部名著大受后世藏书家的珍爱，每入一新藏书家之手，皆被视若拱璧，必刻一“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印章，郑重地钤在书上，一代代地递传，使得该书的卷首所钤印章几无隙地。我从这些印章中品读出的，是历代藏书家对典籍的珍爱之情。虽然后世又在南京甘氏津逮楼发现了另一部宋刻《金石录》全本，虽然它是全本，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递传故事，使得它的影响力远不如仅剩十卷本的那部残本。到这时，爱书人的完缺之见得到了完全的泯灭。

纸本书可以说是历代文物中最“娇嫩”的一个品种。古人云，水火无情，纸质书既怕水，又怕火，蠹鱼也可使之损毁。中国的历史曲折跌宕，而书籍的命运也随着朝代的更迭同兴同亡。然而，历代的藏书家，为了不使古书消亡，苦心孤诣，倾其所有来保护典籍，可称得上是“费尽移山心力”。正因为有这些把典籍视若生命的藏书家，才使得华夏文明的历史，得以有详尽的文献佐证。且不论他们尽其所有地购书、修书、抄书、刻书，仅在保护典籍这一点而言，就不应受到那些以功利心看待一切的达人们的嘲笑。这些为传统文化做出贡献的藏书家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忘却他们呢？鲁迅曾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

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我写这本书，就是觉得到了应该再说他们的时候了。我始终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藏书家总是冷嘲热讽，比如“智者不藏书”等偷换概念的话，视藏书家为蠢物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的功利心渗透到当今人们血液中的折射。当今的中国人，已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寻根之爱，必然以重读历史典籍为切实手段，“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么我们也应当记住那些为保护这些典籍呕心沥血的藏书家们。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明白夸夸其谈没有任何意义，自己应当用行动为历代的藏书家们做些有实际意义的事。当今社会，纪念着太多的历史文化名人，但对历代藏书家的关注和寻访却少之又少，应当去寻找他们遗留至今的痕迹，以此来表示后世对他们保护历代典籍所付出的辛劳的致敬。于是，我开始查找资料、寻觅线索、确定方位、制定计划、实地探访、拍照记录，再最后谋篇成文，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与困顿，绝难一语而蔽之。

我所做的第一步工作，是系统研读跟中国文献历史有关的所有参考资料及相关专著，从中确定下来我要寻访的名单，然后对此名单进行仔细推敲，以确定哪些人是重点寻访对象，哪些人属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纯粹为藏书而藏书的人并不多见，历史上的这些藏书家除了我所喜爱的藏书事迹之外，他们大多还在其他领域有着自己的地位与建树。这就需要我旁及其他门类的相关著述，从中找出其在藏书上的贡献与事迹。

寻访名单确定之后，我所做的第二步，是从各种史料中确认遗迹所在。这首先要翻阅地方文献。一般而言，历史上有名的乡贤都会记录于当地的乡邦文献，尤其是地方志中的文苑传。而这些乡邦文献中，往往也记录传主去世后的墓葬情况，大多还标有具体的方位。然而这些方位和地名很多都与今天的实际情况不同，我所做的第三步，则是换算和确认这些古地名在今天的名称及位置。这种查



找除了网上的搜索之外，更多是透过朋友找到当地的文史办或地名办，向当地专家了解与这些古地名相对应的今况，并确认这些墓葬的遗址是否仍然存在。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文革”的破坏，许多留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墓被彻底毁损。即使如此，我仍然会不死心地想办法了解到被毁之墓的旧址所在。此外，我还需要找到当地的朋友帮我确认所寻访之地的交通情况与路线，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根本找不到朋友，或者有的朋友出于各种原因，我并不想惊动他，那就更加需要我自己在前期工作上做足功课，尽量让自己少跑冤枉路。

经过两年的准备，我开始了寻访之旅。在实地的走访过程中，我不断地调整思路和计划，而前期的寻访经验，又给后期的走访带来了扬长避短的便利。每程出门寻访之前，我都要做这一程的完整计划，让自己少走重复之路，尽量提高效率。每到一地，先包下一辆出租车，之后的数天载我四处探寻，这样做的益处是能让司机晚上回家后替我查证第二天的路线走法。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公路状况，尤其是在乡村、山区，绝非靠导航就能解决，有些路况之差远超想象，到处的修路工程绝不会有任何的提前预告，而当地司机则对这些熟悉很多。

因为需要拍摄图片，故每日的走访必须安排在白天，这就需要我在很短时间内紧锣密鼓地多跑几处。每日天黑之后回到住处，必须将在寻访途中随手记下的片言只语整理成寻访草案，以防备自己日久忘掉某些细节；同时要将一天的图片拷入电脑，以防备在下一程寻访中发生各种意外，比如相机丢失、图片误删等。做完当天的整理工作，还要继续查看地图，重新制订次日的行程细节，因为每到一地的实际的路段跟地貌，都与事先想象的差异很大，需要随时调整。每次出门寻访期间，日与夜紧张的更替，毫无喘息之机，但是这个过程紧张而充实，自有一种快乐所在，而每当自己寻找到一处未见前人提起的藏书家遗迹时，就会感到为之所付出的辛苦瞬间

荡然无存。

有一些重要的先贤，我用尽各种办法都查不到具体的遗迹所在，这个时候只能求助于朋友。虽然有些朋友对此并不了解，但他们都会帮我辗转打听到有价值的线索，还有的朋友会专门请假陪我一同寻找。比如苏州马骥兄，他自己对文献史就很有兴趣，在这方面有很多自己独特的研究，为了我的寻访，他动用了自己的层层关系，让我对这些先贤的遗迹九转而得；嘉兴的范笑我兄提前要到我在嘉兴的寻访名录，待我到当地与他见面时，他已安排好了所有的路程和每日的寻访计划，并且建议我增加对一些乡贤的寻访；还有南浔的郑宗男先生等等；他们都帮助我完成了自己的寻访，朋友之情自当铭记心中。

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认为当人们做一件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时，必然会得道多助。但现实告诉我这个知天命年纪的人：这个想法很白痴，若令他人得不到实惠，还想让别人给你开方便之门，这种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我喜欢读含锋不露的文章，因此对于自己在寻访过程中所遇到的刁难和阻挠，在写成小文时，也想尽量心平气和，不要写得那么丑陋，但自己的涵养不高，感觉到不可忍时，仍然会





在文中发出怨声，这正是我修养浅薄的真实显现，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所进步。

寻访回来之后，我根据自己的寻访笔记写成这一篇篇的小文，并以藏书家所处年代的先后作为排序，夫妇或父子，则会写在同一篇内，唯有秦朝的焚书台，它不是以藏书家为对象，但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中国经学体系的不同派别，也因此事而衍生出来，故仍将这个遗址列入此书的范畴，并排在首位。

整个寻访之旅，可以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虽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发现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在我的这些寻访之前，少有人提及这些安息于地下的藏书之魂。我能历尽艰辛找到他们，能在他们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献上一束野花，已经感到了大满足。有时我会坐在这些墓旁守候一刻，静静地坐在旷野之中，静听山风吹过松林，心中那种不悲不喜的宁静，难以用文字描绘得清楚。每当此时，我心中都会想起那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

韦力

2014年5月16日